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十九 二十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四十二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十九　　宋　呂祖謙　編

書

代韓愈答柳宗元示浩初序書　　王令

相別闊久時得南方人道譽盛德甚相為慰快又聞得子厚文皆雄辯彊據源淵衍長世之名文者多矣未見加子厚古者也其間亦大有務辯而理屈趨文而背實者然古之立言者未必皆不然亦說詩者不以文害辭

之一端也愈皆置之近有傳送浩初序者讀而駭之不知真子厚作否也雖然子厚素有之宜真子厚作然反覆讀之益駭而疑恐他人作然也不然子厚何見禍太甚邪來序稱浮屠誠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其性情奭然不與孔子異道雖聖人復生不得而斥也子厚亦不思哉夫易自乾坤以及未濟皆人道之始終賢聖君子之出處事業至於次第配類莫不倫理故孔子原聖人作卦之因是也其中則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

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主器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其下則曰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而皆不若浮圖棄絶君臣拂滅父子斷除夫婦之説論語二十篇大率不過弟子問仁問政問忠之類耳于鬼神與死之類則皆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又非若浮屠氏

夸誕牵合於以塗瞽天下而云也不識子厚謂與易論語合者何哉借如其中萬一偶禍吾聖人之言則君子者遂不思其患而好學邪是猶赦桀跖之誅以耳聞而目見有類夫堯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况又去夫婦父子而無萬一於周公之美者且子厚謂愈所好者迹也而不知其石中有玉不知子厚之學果中與迹異邪夫然子厚心仁義而手扳歛以逐父兄謂其為迹則亦可邪子厚亦患愈斥

浮圖以夷反為之說曰將友盜跖惡來而賤季札由余也嗚呼子厚又不思哉昔者孔子作春秋諸侯用夷禮者則夷之若杞侯稱子是也若愈不得斥浮屠以夷則孔子不得斥杞子以迹而不思其中也聖如孔子者其取舍猶不免子厚之過邪又不知子厚謂季札由余者皆若浮屠之拂君臣父子邪不然則不也愈嘗探佛之說以擬議前世盛德者而皆無一得也若堯舜孔子者皆佛之甚有罪者也以智者觀之不知堯舜孔子果當

然邪佛實也自孔子死千數百歳獨孟子卓然獨立今讀其書則教人興利驅除龍蛇殺牛牲犬豕以養老祭祀爾其大不與佛合者則若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以堯舜之智不徧愛物急先務也以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决是之謂不知務以是言之是孟子又以異佛而得罪也甚矣且不知子厚之讀堯舜孔孟之書也將讀而盡信之邪抑徒取其一二而棄其十百也

不則孔佛不相為容亦已較然何獨子厚能容之也愈甞觀士之不蹈道者一失於君則轉而之山林羣麋鹿終死而不悔乃至有負石而自沉者以君子觀之是皆薄於中而急於外者矣惜乎何至是哉今子厚雖不幸擯棄於朝乃至不自能寛存以至於陷夷狄而不悔也薄於中而急於外在盛德者雖不當然然智者觀之不得無過也以求其不愛官不能爭樂山水而嗜安閑者則浩初之心尚可安於麋鹿也必溺於虛高之言而遺

於人倫之大端其比於負石而沉河者孰得哉愈嘗笑今人之謂有智者為毀釋氏釋氏非毀之也譬之器然舊嘗完而暴鑠之謂為毀也可矣其從來不為器者是自然爾豈人毀之邪此皆不知道者之言也自釋氏之說入中國流千數百年其徒樹其說而枝葉者衆矣烏知其有不取此以假彼者邪況又玩其說者常名儒也孟子謂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豈無盡意邪正謂是也使佛之禍福可求其言可信其教等於堯舜孔子而或

上之則君子者先衆民而學具行之矣伐彼善而固為我異愈肯自為之邪雖然子厚猶謂愈為之也子曰道不遠人為釋氏者竟不遠人耶謂為聖人不得斥者果信然哉石中之玉信何如也

上邵不疑書

王令

富貴矣何求而不得哉窮南之珠極西之玉山海之犀象蜀里之錦楚南荆北之材天下之殊也然皆水斷陸絕去其人嘗千萬有餘里然一日欲之則無不如意而

至前何其甚易如出於左右然哉能不愛珍幣重寶以易之則其得如取耳故曰富貴矣何求而不得哉唯其不可得者士也士則有窮而無求不可以貨取也賤而不屈不可以勢動也行義以達死不可以力脅也世雖有富貴假有求而欲得之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則其人亦枉耶世之藏珠玉象犀而衣錦以居荆楚之材者多矣富貴者皆是也而素完之人信篤之士不幸而世不欲之假有欲之而可從者誰也斯語不敢講於人久矣

嘗聞閤下其所好惡為與不為殆有異於世富貴者而令雖不肖切有意於古之士願學之而昔者有一日之幸而閤下以令有姊以貧而不嫁過時將金帶而資之時適無可親者則止矣世之人靡靡方以竊祿從事而閤下乃獨恤人之孤世之人方思得其所無而閤下乃散其所有以某之甚賤才謀不足以裨左右之長譽說不足以取當世之重不識閤下是誠何求哉信亦與長世之異也故令且將終其所賜以實閤下之德焉夫高郵

小地是以勢不能分高以借人力不能舉重以與士也亦明矣而一時之人勢力出閤下者猶衆然不之彼而之此去有餘而就不足以求之良以閤下之所好惡而為與不為者與世之富貴者異也異日閤下嘗有以賜之而令辭不從今則謁之而閤下之所得士自信如此難有也

與趙大觀書　　張　載

載啟不造誨席逾年仰懷温諭三反朝夕仲冬漸寒恭

惟使職公餘寢興百順辱書惠顧欽佩加卹兼聆被旨
邊幹行李勤止載抱愚守迷未厭山僻修慝免過弗能
固無暇撰述空自言摹鄙謬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嚚
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茍作持不迨之資而急知後世
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
弊默養吾誠所患日久不足而未果它為也辱問及之
不識明賢謂之然否更賜提耳幸甚末由前拜恭惟尊
所聞力所逮叔愛自厚以需大者之來不勝切切

與呂微仲書　　張載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亦出莊說之流遂厭苦求免可謂知乎以人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輙生取捨可為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者惑者指游魂為變為輪回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生死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命有義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陰陽道體之不二自其說熾傳中國

儒者未容規聖學門牆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
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
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
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
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事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
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
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
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

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來簡見發狂言當為浩歎所恨不如佛氏之著明也更冀開諭傾俟

答横渠張子厚先生書　　程顥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静亦定無將迎無内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内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

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内是有意於絶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内外也既以内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

迹一作物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

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悤悤未能精慮當否酬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答人示奏草書　　程頤

辱示奏藳足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欽服

欽服子弟當勉公以速且堅何可已也然於愚意有未安者敢布左右覿公之意專以畏亂為主順欲公以愛民為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為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兵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聚後世苟私利於目前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為迂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

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覬其有不忍之心而已淺見無取惟公裁之

答朱長文書　　程頤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爲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中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爲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没而無聞焉此爲學之末宜

凡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此疑未得為至當之言也顧於朋友間其問不切者未嘗輙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渇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為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為文與詩者非止為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葢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

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亦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旣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茍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為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為學之末乎顧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為合道之文者知道者

也在知道者所以為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于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為本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

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始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遽書一下有不復思繹四字故言無次序一下有多注改勿訝五字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却情示不足以代面話

謝人求哀辭書　林希

希白嘗聞君子無苟於人患其非情也昔孔子猶曰吾惡夫涕之無從而不脫驂而弔亦苟也希於某氏之塟為非其故不得與執紼之後使為之辭其將何情以稱

哀之無從小人所不敢為者何足以辱命

上林秀州書　　陳師道

宗周之制士見於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别詞以正其名贄以効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為之前焉所以别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别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定名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民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

不可以過情又為之贄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儐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盡故祭主於盥婚主於迎賓主於贄故曰贄以効其情誠發於心而諭于身達於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贄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蓋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其守分順于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蓋亦有禮為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

所為防至矣及其晩世禮存而俗變猶自市而失身況於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知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既相循以為常而史官又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也師道鄙人也然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勉也先生謂師道曰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矣師道承命以來謹因先生而請焉詩文二卷敬以自効不敢以為能也謹僂待命惟閤下賜之

與秦少游書

陳師道

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佞嘗欺之邪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佞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為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生謹其始以為之防而為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豈以能守區區之禮乎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

以見拮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欵段乘下澤侯公於上東門外尚未晚也拳拳之懷願因疾以聞焉

上曾樞密書　陳師道

一去門屏十年有餘平常不為問非怠與外以謂無益而不為爾事有可言而復隱忍然後為畀則亦不敢夫天下之事非閣下所得與則非師道所當言其在右府且憂之大者言之其亦可乎西邊用兵五六年矣遠戍

之卒過期不還人情及期則有歸心況又過之而後朱期乎以既動之心而前有死傷之虞內有覊旅暴露凍餒勞苦之害後有鄉邑親愛之念不亦危乎然莫敢違異者分定故也鳥窮則攫獸圠則搏此雖常言理有必至一人倡之和者必衆東向而潰何以禦之夫事有曲直人有違順直之在勝之所出何則人所順也一旦發難不過發內軍以擊之無故興師積年不解死傷之餘思歸而潰而逆擊之則曲直有在竊恐潰者未至發者

不為用也於是之時在廷之人肯為天下國家以身捍之者誰乎若其未有可不計此師道常所私憂竊歎者也古之守國本末並用故建德而阻險開封無丘山川澤之阻為四戰之地故太祖以兵為衛畿内常用十四萬人今軍衛多西戍山東城郭一空卒有盜賊乘間而作昌州縣殺吏民私貨財掠婦女火室廬乃其小者不幸而有姦雄出焉其成敗孰得居之憂之次也談者必謂世方平寧兵不足虞人無姦雄有不足畏師道不更

遠引筆墨所載宜以慶歷以來耳目所及者明之爾恩
保兩州之亂慶之潰皆卒也王倫張海廖恩王冲皆盜
賊也可謂平世而無之乎熈寧中士才再發巳自潰亂
於時師道在秦中聞亂兵所過羣小迎導助其刼掠王
倫張海行半天下所至潰壞守令或走或降莫敢支梧
至出衛軍用邊將而官軍所至甚於盜賊民至今謹之
從昔之亂皆有姦雄非為時而生乃亂而後見平世伏
而不出遂以為無則過矣師道聞之景德盛平之間契

丹歳入寇游騎至山東齊有外鎮日莫塵起人避走南山夜渇乏既旦視溪谷有氷雪少年不食之且取以上衆起爭之有賈者出止其衆而坐之率少年十餘輩而下徧給坐者且曰饑則奈何孰從吾而取食於是願者數千人斬木為兵出屯鎮中乃盡閉其外户日以酒豕犒從者夜則警扞旦暮向山中三日而復家不失一物此與英彭何異而謂平世無之乎雖然軍消盜起一時之禍所可慮者分也上之於下可生可殺可予可奪而

無違者分也定則無所敢爲亂則無所不爲如水之防如薪之束如獸之穽檻其可失乎一失則不復斷不可續覆不可收損不可完物之理也此師道之所深憂者也談者必謂還戍則備闕冦來莫禦帥不任其責師道又謂其不然也戍有常數今以拓土而增之爾去其增則常也尚何言往者延安兵非不多冦來不禦而僅自守故善戰者論將不論兵也夏人之來小則其常所慮者其大舉爾然地方數千里外假險阻非可一日具也

師行千里謀以時月則孰不知之師者明其耳目而預為之備何憚其來且慮短於攻而不能久人自持糧後無餽運往事不過數日而我善守寇至勿戰聚兵於內而清其野内聚則寇不敢深外清則深而不害使進不得戰則沮退無所掠則困以元昊之彊數大入纔破塞門金湯兩城而已國雖大而貧兵雖多而散以元昊之戰勝而卒臣者以數舉而困也況其弱乎且以中國之盈大靈武之舉猶不能再況於夷乎雖然築不已則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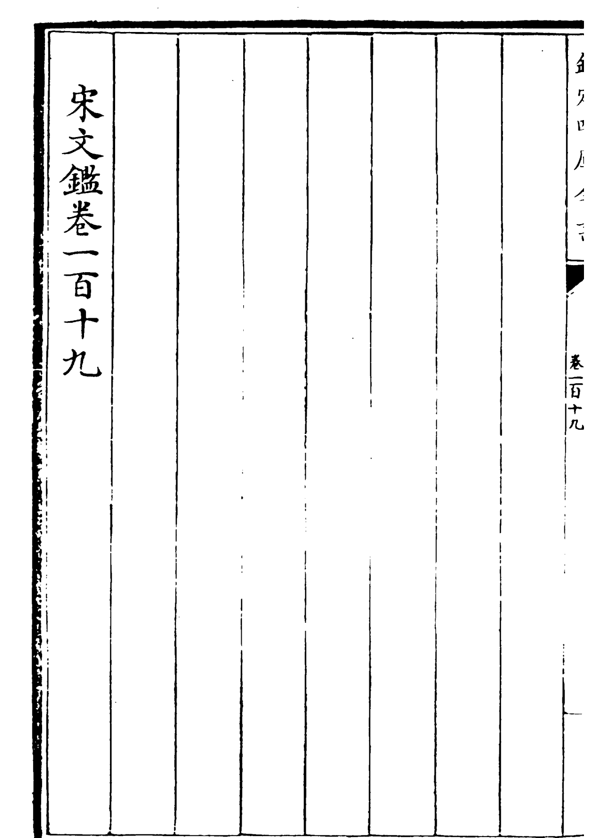
不罷盡先已之乎若謂可以制勝則漢取陰山敵人近而慟哭開西域發兵事之故謂斷其右臂師道居東莫知今之可否但聞諸路競進日夜奏功而未聞西人舉國而爭則必非其所急也苟不能制其命則老師費財殺人盈野何所用之若謂且築且進漸據横山然後可制其既數歲矣横山安在耶若復數歲則諸將窮富極貴矣人情得所欲肯若出力蹈其所難乎則是横山終不可得徒為將帥取富貴之資爾横山天險也下臨平

夏存亡所係虜必舉國爭之恐亦未易得也若謂今之
所據即橫山也則師道聞之宥州在橫山之上南拒米
脂三舍而近今延安奏功廣地四百里則宥在其腹然
不云得宥州也則四百里之廣豈可信哉邉地惟靈夏
如内郡他才可種喬豆且多磧沙五月見青七月而霜
歲纔一收爾銀州草惟柴胡蕭關之外有落藜與醎杖
以此知其不宜五種也使人可種安得人實之若不徙
民則募軍二者孰取焉若取乎内則空此以實彼舍易

而即艱何益且闢土益廣則去府益遠平常緩請急報
卒不相及河東之患麟府世所知也若令所據可以制
敵而不爭者非不敢乃不能爾彼雖蕞爾然元昊用之
以抗中國其地與民固自若也而今反不能爭其所急
者非錯其力以有待則無其人不則諸部不為用也若
是則其之憂有甚於前也今敵内弱外叛而皇師臨之
恐有乘危簒奪以為姦雄之資是復生一元昊也故師
道嘗謂敵既弱矣不復能抗中國宜稍存立使假威命

以臨制部旅壓服姦豪使不得豨奈何欲為之資乎今使諸道盡據横山而俾無姦雄乘時而起一切意如師道之憂則又甚矣趙文子曰苟非聖人孰能内外無患盍釋楚以為外懼乎夷狄之弱未有甚於今日者可不憂乎今三邊不戰士皆怯弱獨秦晉數與之角猶可用秦故西人易東軍如兒女子而南于蠻西南事羌皆用秦卒以取勝若又不戰卒有外患何以禦之昔歳之元昊智高是也竊謂西人不可無也伏惟閣下股肱帝室

師表萬邦直道正詞天下稱誦日有傳焉而獨此無聞豈未可以言乎言之今其時也昔安李兩公皆有意於此而各有失安失之鋭李失之緩故未及成功而以毀去蓋鋭者不須時緩者不及時時乎其可不知乎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况山河之外翰墨之間乎然以閤下英姿偉識則區區之愚不待言而了伏惟屬意焉



宋文鑑卷一百十九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　宋　呂祖謙　編

書

上蘇公書　陳師道

散從還辱書伏分經暑起居萬福師道奉親如昨惟方託芘賴復爾違闊不能不動念耳葢士方相從時莫知其樂及相别亦未為難至其離居窮獨默默自守然後知相從之樂相别之難也士方少時未來之日長視天下

事意頗輕之亦易為别至其晚莫數更離合又以為難此蓋志與年衰顧影惜日畏死而然耳謝太傅常謂中年以來一與親友别數日作惡謝公江海之士遠世絶俗乃其常耳顧以别為難者豈溺於富貴而習於違順也耶由是觀之以别為難皆非士之正也士亦安能免此當以老為戒以富貴為畏耳丞諭人須久而後知誠如來示知人固未易未易之中又有甚難范文正謂王荆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由今觀之豈特所短正

以反置之耳古之所謂腹心之臣者以其同德也故武王曰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而判公以巧智之士為腹心故王氏之得禍大也聞狙詐咸作使矣未聞託之心腹也夫君子無棄人巧智之士亦非可棄以為手足可也耳目且不可況腹心乎葢勢在則欺之以為功勢同則奪之以自利勢去則背之以違害使之且難況同之乎無德而智以智營身而不及事智之所後不得不欺以衛身也天下之事又豈巧者之所能乎士終始不

相負非由義則畏義耳勢在而不負豈真不負耶末疾偏廢不害為生膏肓之潰弔之可也常竊悲之故謂知士當如范公用士當以王公為戒也不審閤下以為如何近見趙承議說得閤下書欲復伸理前所舉剌文廣獄事聞之末以為然竊謂閤下必不出此而愚慮所及亦不能忍者君子之於事以位為限居位而不言則不可去位而言則又不可其言之者義也其不言者亦義也閤下前為潁州言之可也今為揚守而與潁事其亦

可乎豈以昔嘗言之而不置耶此取勝之道也近歲士大夫類皆如此以為成言而非閤下之所當為也茍不公言而私請之又不如已也天下之事行之不中理使人不平者豈此一事閤下豈能盡爭之耶爭之豈能盡如人意耶徒使呫呫者以為多事耳嘗謂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懐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為己一旦當事而發之如決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憂前日王荆公司馬温公是也夫言之以行

義耳豈如馮婦攘臂下車取衆人之一快耶竊謂閤下必不出此而寧一陳之以効其愚耳秋益高惟為朝重慎不勝區區

與石司理書　張舜民

近吕主簿過訪蒙示長函大編副以手書發而詳讀其文采燦然是可喜其趣尚孑然是可畏大凡人見悅目娛心之物固所喜及見其志趣特立不與流俗汎汎然者寧不畏哉仍聞吾子方壯齒也茍有是心由是道雖

使孔子見之必曰可畏況今人乎又念往昔嘗及見先大夫於關陝間今又見故人之有子少年自立則其喜又可知也然刺其禮有如事貴味其言有如問能茲二者切有疑焉設以我為貴乎茲繆矣如我之所居人莫不賤之匪特人之為賤亦嘗以自賤也茲固不足多曉惟是問能求益渠敢遽然聞命已來勿知攸濟嘗思之當少壯之時嘗為世俗之學矣亦為世俗之事矣苦形勞心至于今日晚得賢之書參味先生長者之論乃知

前日之用心者非也思欲改轍刻心變姓名入江海則齒脫髮禿形骸若是朝暮之人也用是自悼自咎自笑自罵繼之以涕淚悲泣而何及哉又念無言不讐之訓苟呂君覆將及門何以報之方日用隕穫反覆于心無可奈何尚有一話可以為下執獻者又皆蜀人之事昔予為童子居鄉閭從學者是時眉山任師中在幕府嘗聽師中講道事業乃云吾蜀大人自往已來多藝文而少政事前輩登朝廷歷郡國有聞於人者為不少也求

之吏事唯何聖從陳公弼二人而已小子不才敢出其
後雖當時聞之師中且不知為何語也既年漸長遊京
師求謁先達之門是時文忠歐陽公司馬温公王判公
為學者所共趣之每聽諸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為多惟
歐陽公多談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
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
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
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彼

非人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
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
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狥情滅親害義
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
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
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以人望我必為翰
墨致身以我自觀亮是當時一言之報也自得是語至
今四紀未嘗一日去心是時蘇明允先生父子間亦在

焉嘗聞此語其後子瞻與人簿說亦必自任吏能或問之乃曰我從歐陽公陳公弼處學來然師中子瞻亦自負之語爾近歲舜民謫居夷陵得陳公弼修城記嘗以此事書其碑陰今又敢為下執獻夫君子學道也聞之有先後得之有淺深亦繫其根性利鈍唯兹政能在勉之而已少加意則可以得之孔子曰居之無倦非若道學之難也吾子少年有立何所不致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也兹事乃其緒餘爾偶因執筆不覺三隅幸亡以喬

陋為忽非唯左右之為獻蒹告之蘇在廷若兩蜀士君子

與張江東論事書　吳孝宗

昨日辱諭以欲敦遣王安國而有所不可者試為閤下評之竊以安國雖江西人而其父乃塟江東今之應進士諸科舉皆以墳墓為據使安國若江東應舉無有不可豈有可以應舉而不可以敦遣哉矧安國未嘗身居江西其應舉則在淮南及開封府今縱使江西舉之亦

不過按虛籍耳非安國身居江西其在江西應舉也閤下又謂近人多舉安國今更從而舉之則為詭隨且必取笑此又失之矣夫自昔稱賢如孟荀楊韓之屬前人已誦之矣而今人又從而誦之雖閤下亦曉夜與今人同誦也然未嘗見閤下以詭隨取笑為疑焉昔之賢乎其已死矣與人同誦而不疑及方今生在之賢則疑而不敢與人同舉則是閤下勇於誦死賢而怯於舉生賢也人之好賢死生如一今誦死則勇而舉生則怯則是

凡謂賢者特利於死後而不利於生在時也特可俟其死後論之以為美談而不可及其生在時舉之以為實用也此何謂哉為閤下計者問安國賢不賢爾不當問其曾有人舉也抑不知閤下謂安國果賢耶果不賢耶不賢則閤下自不當議之如以為賢閤下之舉是舉賢也夫舉賢則賢者盡喜既盡喜矣尚安有笑則笑者必是不賢也茍得賢者喜矣尚何暇慮不賢者笑哉況賢者喜則不賢者笑又理適然也古之人見一善則爭先

為之惟恐在後未聞有慮取笑而止者如使善人每作一善必先慮不賢笑則僕恐善人有見善而不為者矣且安國之名其著者久非是近人未舉時天下不知及舉然後始知也然則安國之賢不發自近人而閣下又何以詭隨取笑為疑哉葢前世舉賢未必出於一夫之口即見信而見用也必也甲既唱之乙從而和焉乙已和之而丙又從而唱焉併力舉之然後庻乎其人始見信而見用也今則不然甲既唱而乙與丙曰吾恐詭隨

而取笑則賢者老死于巖穴之中而人主宰相有不開不悟乎廟堂之上矣惟閤下裁之孝宗之於安國相愛最厚閤下所知也而孝宗不以私黨自嫌者猶前志也閤下之愛孝宗亦可謂深矣儻事有秋毫於不義而固勸閤下使為之則孝宗之罪何誅惟明察焉

上張虞部書

豐稷

稷觀天下無可責之民或惡或善或邪或正或厚或薄其風俗使然治得其情雖至惡可使遷善雖至薄可使

歸厚治失其道則反是乃以民辭吁何辜邪近世尤可矜傷悼痛者莫如農力耕而食不足蠶而衣不足凡上之人少不加意為損不細竊求其端而嘗慕善治民者既師仰之而又稱誦之恨不得親見之向守官於亳則城父士民論議縣大夫更歷多矣能究民情恤民隱無如吾張公也聞閤下之名想閤下之風恨莫之見不圖天幸獲為屬吏今既遇嗣皇下憫農之詔深切丁寧求其策於天下又遇閤下能究極民獘之淺深謹先託書

以導志如閤下賜一席得論其大方亦可以盡心焉

與王觀復書　黄庭堅

蒲元禮來辱書勤懇千萬知在官雖勞勩無日不勤翰墨何慰如之即日初夏便有暑氣不審起居何如所送詩皆興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律吕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至語也南陽劉勰甞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作奇

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苶然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

秦少游乃無此病耳公所論杜子美詩亦未極其趣試更深思之若入蜀下峽年月則詩中自可見其曰九鑽巴巽火三蟄楚祠雷則往來兩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也恐更須改定乃可入石適多病少安之餘賔客妄謂不肖有東歸之期日日到門疲於應接蒲元禮來告行草草具此世俗寒温禮數非公所望於不肖者故皆略之

答李推官書　　張耒

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賦及雜詩等諷詠愛玩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製往往已有所到也耒不才少時喜為文詞與人游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矣謂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我足下與耒平居飲酒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為者豈妄以耒為知文謬為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貪於愛玩勢不可

得捨雖怛然不以自寧而既辱勤厚亦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為瑰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弦匏之歌鐘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耒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能以奇為主也夫文何為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

下至于諸子百氏騷人辨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為粉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横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何况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為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决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汩

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絶吕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淪漣皷為濤波激之為風飈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黿噴薄出没是水之竒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虚日夜激之欲見其竒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竒而竒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竒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竒之文也六經之文莫竒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竒與簡為務哉勢

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為繁而不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為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者而說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足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於奇矣故預為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俚而不省也

與陳瑩中書

陳師錫

奉别累月不敢作書為問而傾鄉之心食頃不忘李君
至辱手書伏聞謫官東去裕如也繼衛守急足回又得
所惠答喜聆起居冲勝甚以為慰蒙示日録論及二編
具悉公之忠義尊主之心天日可鑑然其言數齟齬者
葢公之言未能信於人也未信於人者以公之心於此
事自未通轍耳敢以所聞奉浼儻以為然當有裨助所
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公特謂曾丞相為人所賣不當
進日録以為國史之證也公知其為私史耳而不知其

為誣偽之書也公熟閱之當盡見其誣偽之書也不知其為詆謗之書也公精考之當盡識其詆謗者昔嘗見葉致遠言荆公晚年自悔作此書臨終命門人焚之下焚他書以紿公公殆下遂縱横撰造恣逞私意甚者至於因事記言為異日自便之計有知識者孰不欲辨明第以人微言薄不足以勝朋姦之凶焰故隱忍耳吾友奮不顧身挺然明此一大事豈特怯懦之人仰嘆不已而宗廟之靈聖考在天之憤實有在於吾友也然吾友

謂安石聖人也與伊尹同伴此何言之過也吾輩在學校時應舉覔官析字談經務求合於有司不得不從其說至於立朝行巳則是是非非烏可私也春秋孔子之所作也先儒斷天下之事決天下之疑者春秋也安石廢而不用正君臣定名分春秋之法也安石治平中唱道之言曰道隆德駿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與之迭為賔主夫天尊地卑不可易也明此南面堯之為君明此北面舜之為臣自古未有君而北面者安石以性命道德

為說乃謂君可北面與臣迭賔主耶吾友謂安石神考師也此何言之失也神考於熈寧閒兩相安石首尾不過九年逮元豐之親政安石屏棄金陵凡十載終身不復召用而亦何嘗師之有自古有天下之君未嘗不守祖宗之成憲明訓後世子孫妄為更張鮮不危亂豈有掃蕩我祖宗之憲之訓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力行之者夏之時五子作歌則述大禹之戒曰皇祖有訓商之時傅說之訓高宗亦曰監于先生成憲其永無

愆周之時成王命蔡仲則曰率乃祖文王之彛訓是三代之君亦各述其祖宗訓戒如此安石乃盡取變亂之可乎吾友又曰安石有剗獘革故之功此何言之陋也祖宗之法行之幾百年累朝聖君賢臣不敢輕議道則愈久而愈通法則久而必獘因其獘而革之雖獘不窮仁皇之末適當因革之時而神考初政有為必有剗獘革故之臣苟得忠厚之人則祖宗之法尚可剗獘革故再覩無窮不幸遇安石力掃痛蕩一切顛倒之當是之

時士知其非民不從令安石乃以商鞅必行之心立賞罰以變天下之法横目之民但趍賞避罰安知長久之利害于今五七十年成敗可見風俗之醇醨於祖宗時如何㢘恥之廢立於祖宗時如何人才之美惡於祖宗時如何民力之貧富於祖宗時如何今則元臣耆舊彫喪殆盡遺民父老在者幾希而上之人方且紹之述之愚恐更一二十年事窮力殫獘蠧百出土崩瓦解之勢見而祖宗之舊制上下罔知雖欲紹復不可得也孤忠

所以痛心疾首者此耳若謂剗弊革故之功非敢聞也吾友又謂安石有講解經義之能有作成人才之功此何言之蔽也安石之學本出於刑名度數性命道徳之說實生於不足觧經奥義皆原於鄭康成孔頴逹旁取釋氏表而出之後學不考其本因受其欺耳吾友所論善則善矣而未盡也輙以此涗聞此事匪易辯更須熟考日録根本識其真偽乃可正此事矣至懇至懇吾友方遷謫然居善地不足憂惱師錫緣編排舊疏早晚必

有行遣決無輕恕之理相見無期萬萬自愛李君遣人附此書幸為祕之勿重其罪也

答李景夏書　　鮑欽止

向辱書勤甚屬差考試山陽往反彌日到家未弛擔小兒不幸親黨亦有哭泣忽忽無好懷受代不遠俗事日加多故因循不得為報皇恐皇恐師文到官亦已暮年靖其職事當不素食位無小大必行其志期於無媿而已世之士大夫在下則卑小官曰此不足為也皆偃然

自高不事事慕晉人恐不及至登用於上亦果肯有為乎夫富貴在彼不可期終身小官亦終身不事事矣然則食人之禄獨無媿耶録事參軍實郡紀綱於事當無不統今任用重輕與古殊絶文書行吏或有以相關者顧皆不急然筦庫犴獄率兼領之尚號為煩碎欽止始至之日與之立科條坐曹不少休或相勞苦曰公儒者翰墨職也米鹽且敗公意或相詆毀曰是鋭始者久必怠然欽止為之將三年也益如是而後安夫村力不任

其事冐焉以居材力足任矣苟且以自便小官可也官益大任責益重又將冐焉又將苟且焉一身或免矣如國何此時俗習以為常而古人所大懼師文磊落遠器今乃局促於委吏之末日與市井小人商榷銖兩惟恐無贏餘以登有司之課誠若有可厭顧官以是為職欽止私憂執事之怠也是以有前所陳願少察之昨書推譽皆過其實謹避席不敢當置規皆中其病謹再拜受賜朋友道絶久矣今為尤甚平居接盃酒出肺肝非專

道義之交皆勢利之求也陽為道義陰為勢利尚多此族一臨危機真情乃見若夫相期於寂寞之濵見賞於歲寒之後善以相稱不善以相戒此前修之高風而欽止非其人也乃幸辱焉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敬誦此章以爲左右之報冬候凜凜未見伏惟進學自愛

謝祭酒司業書　　周行巳

古之為天下者至簡易也舉天下而付之百執事使分為之未嘗緦緦焉致疑於其人葢先之以庠序之教孝

悌之義使人人皆知仁義之行而無犯上作亂之心然後委之以府庫而不疑其竊與之以封疆而不疑其叛託之以社稷而不疑其亂非謂其法制足以使人不能竊且亂也能使人不為竊且亂也後世之為教者異於是矣大開祿利之路以誘之於前而嚴其法禁以驅之於後使天下之人皆揺奪其忠實之良心而顛沛於利害之間上下一道而莫之覺也是以天下之人生則溺於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俗崇尚之言以仁義為迂

闊不切之務而并心於得喪寵辱以為實有嗚呼胡為而莫之覺也昔之舉天下之善者莫不歸之於舜舉天下之惡者莫不歸之於跖而孟子以為舜與跖之分無他義與利之間而已夫天下之人莫不為義也固未必人人皆至於舜莫不為利也固未必人人皆至於跖而匹夫單行一不受嗟來之食此其為義至小也然而君子之所以與之者謂其已有舜之心矣尋常之人簞食豆羮之不忍此其為害至小也然而君子之所以惡之

者謂其已有跖之心矣是故聖人之所恃以為天下者為其有善教以養天下仁義之心而君子之所以自重其身以有仁義之實也行巳生而守父兄之訓長而聞先生長者之言皆以為如此是以平居不忍一日僥焉其躬取利於君子之所賤葢嘗三省於視聽言動之間不使斯湏有不慊於心之餒謂古之善充擴仁義之心者其要在此比者國家欲得天下可用之才而舉天下之士各付之有司使覕其仁義之言以求其仁義之實

而行已甞以其所知者寓之於無能之辭以應有司之問而或者因其言以得其心謂其學之不苟也廼越去等夷拔於數千百人之中不責其記誦疏略不繩以科舉法度而特取其心之所存者如行已者抑何足道而有司所以取士之意甚美也夫為國家養天下仁義之才者太學也為國家得天下仁義之士者有司也然則行已亦有有心矣故因近世舉子之常禮而得以區區之說致謝焉

上丞相曾子宣書

晁詠之

詠之聞禍福成敗非獨天命實人為有以致之古人論天人之精微窺機變之源本者葢及乎此矣不可不察詠之不肖獨喜妄論天下事以謂治亂存乎時所以致之者繫乎相故嘗考古今之迹而論之曰有一時之相有萬世之相其術出乎一時者雖工必拙蹔安必危禍不勝諱其術出乎萬世者當年享其利國與家皆蒙其福愈久而愈傳周召衛畢身致天下多者輔四世葢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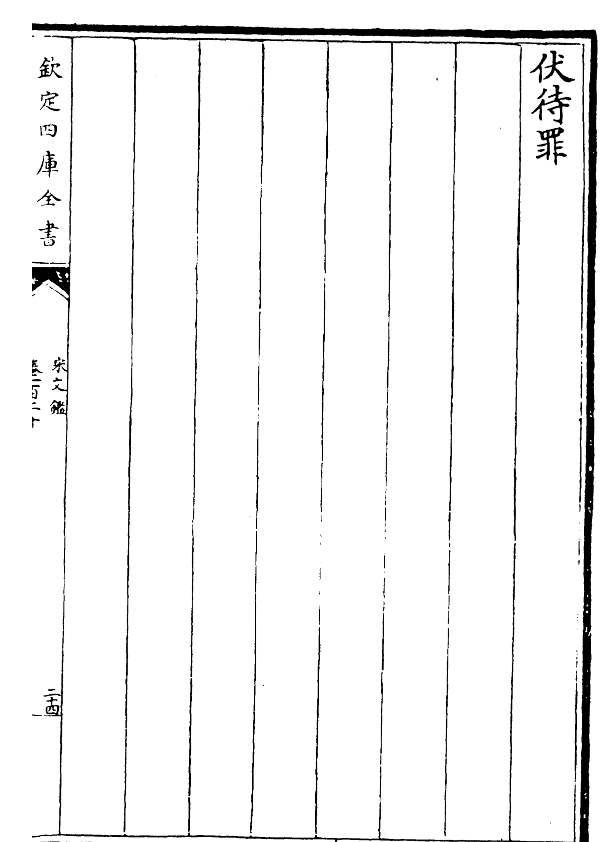
十年其子孫亦數十世其賢至今不已商鞅李斯相秦當其盛時天下有識者已知其必敗勢處廊廟之嚴而身無旦暮之安其辱至今亦不已蕭曹魏丙與其他名公卿非必有往者聖智之姿其術是也卒享安榮王導當晉之東輔中才而建危國外又有王敦之亂其術是也遭時處變而不遷其後世之盛實終江左裴度之相自憲宗歷世多故其賢不傷李德裕相一武宗可謂盛矣而禍不旋踵使裴度不死及相會昌其功烈可致而

禍敗亦不及魏謩李世賢者也德裕以謩楊李所薦亟貶逐之如此禍何可免本朝吕文靖三相而身愈安其間蓋多事矣而禍不及王文正輔政十八年而寵不替此二公者其事甚簡其身至逸其享富貴最久至今為大家近時以來事多反此亦其操術然也周名衛畢下及文靖其術出乎萬世故祇恪謹審戒乎安危利於今思其所以害於後快於我顧其將以復於人屈折於天下之士使導宣德澤逮于遠邇天下歌之屈仰其恵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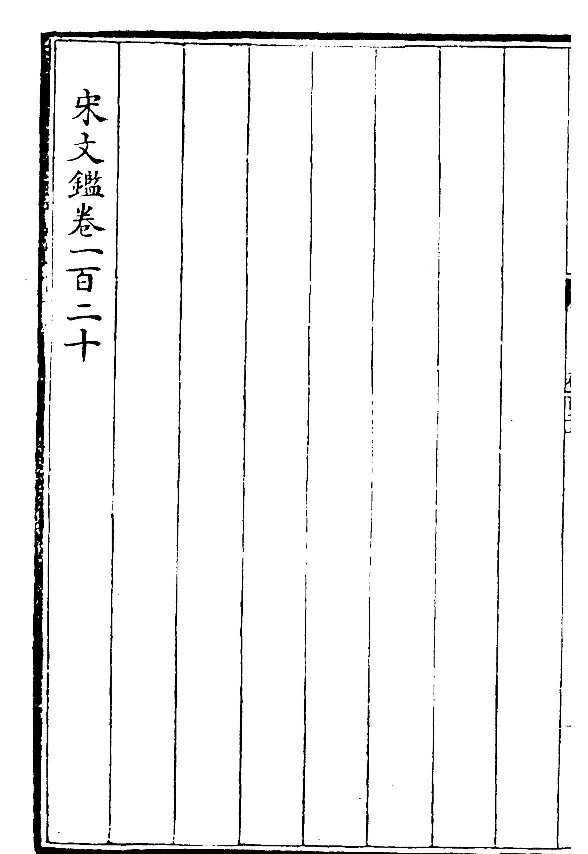
蒙謗毀而寵不替遭時變而身不危其子孫亦有無窮之福商鞅李斯德裕非不才且賢也其術出乎一時故矜其智能倚其勢利利於今不思所以害於後快於我不顧將以復於人抑天下士顯與之為仇無近民之政使天下惡聲必出於已故寵極勢殫時遷事變則禍不勝載然則禍福成敗果有以致之非獨天命果不可以不察往者執事在樞府輔佐造膝之言廟堂論爭之語天下仰其德而蒙其利知執事之於國忠也士大夫失

職不得進有才者抑而不得伸執事周旋奬激如謀已
私知執事之於善人厚也異時州郡閒黄縁軍興以漁
斯民者執事察見不少貸知執事之愛吾民者深也善
人之譽執事者日益多道日益光而名日益美故執事
遂相今天子豈非有以致之乎然執事位益尊天下所
以望執事者益衆執事益宜加意於在前使恩信及於
士大夫而德澤浹于天下益屈已下士無愛爵禄使無
遺材賢能者登進疑危者消釋破碎比周達為和氣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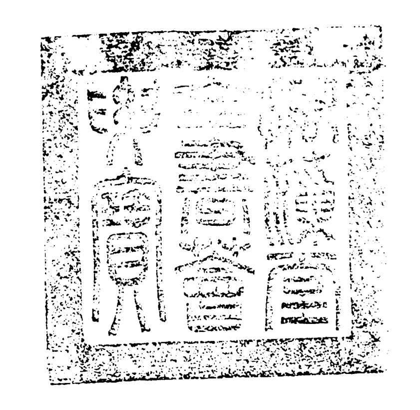
賢不肖皆能誦執事之功德而草野小人外及四夷皆知仰執事之名姓朝廷有太山之安吾君有神聖之治執事亦有無窮之聞實惟萬世相之術于以永富貴建功業都美譽而貽子孫豈不偉歟詠之愚不肖自先人棄諸孤也奔走於衣食行年四十而老詩書志日益遠而身日益不偶可謂窮矣然未嘗以一語鳴其哀於王公大人之前今獨於執事之門發其狂瞽者知執事之明足以致是而詠之之言亦宜聞於執事塵冐鈞聽俯



伏待罪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戴祖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二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一

宋 呂祖謙 編

啟

賀刁祕閣啟

楊億

羣玉之府圖籍攸歸承明之廬俊賢所聚自非兼該文史洞達天人擅博物之稱負多聞之益則何以掌蘭臺之祕記辯魯壁之古文克分豕亥之非榮對鬼神之問允資鴻博式副選掄恭惟其官竹箭貞姿天球祕寶一

自翰飛南國便歷亨衢奏賦梁園載居右席薦紳之所推慕負扆之所嘉稱羣公奉金以交驩諸生攝齊而請益矧乃紫宸引籍紅旆行春循吏之謠益喧於十部望郎之選荐列於三臺公望愈隆天眷彌厚屬求於髦碩用刋正於縑緗輟明庭伏奏之勤副延閣紬書之選矧乃育材之地適鍾下武之期禮遇甚優不至子雲之寂寞品流以别且無方朔之詼諧綦限符竹之所拘揖風期而尚阻顧言慶抃倍異等倫

回頴州曾學士啟

劉筠

伏念褊局至庸孱軀多病暗於機用動涉背馳恥介寵以趨風甘受嗤而擯迹向者起於將廢擢是無聞猥玷綸曹仍叅靈職帝言郁穆殊無演暢之工王度清夷深積優游之幸自惟竊吹固極常涯矧乃金馬蘭臺名儒富德榮滯者過半零落者實繁孰謂鯫生更希殊進誠以衰門積釁諸寡食貧嚴助豈猒於直廬郗愔顧補於遠郡乘禳守之方闕苟尭聰之俯從聚庇本宗才催歲

籥豈期優詔遽移近藩獲依仁者之鄰實出非常之契適將叙款俄辱誨函披贈錦之英詞徒知誘進示巽牀之謙旨殊匪為儀欣悚交懷銘藏奚克

賀舒州李相公啓　　夏竦

伏審肅膺鴻沛起殿大藩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沈正秉彛清和懿德經三聖之變紬繹惟深貫萬物之儀臣隣有翼曩屬先朝逢裕臣黨興姦密嘯羣邪陰窺時柄允繄哲輔克殄凶謀防檢未萌澄綜多辟虹氣由是霽止

霄塗為之密清精貫三辰賴深百辟終以洽聞飛語引去上司傳致深文越處遐裔孤節彌諒高揖自沖据榮悴之交人言無間失左右之手國體幾虧大號繼明巨慝感露狐鼠失其深穴豺虎食於譜人協氣雲翔皇朝電照澄洗司制延即舊臣眷惟襄賛之賢首被優深之渥慰藉良厚毗倚增隆袁安涕洟念深於王室謝傳憂樂望結於蒼生雖暫假於鎮臨必坐階於密勿至公來復有識相歡薦紳攢耳以聆風斯文聯冊而刋美洪惟

高範絶出常均某恪守郡條欽聞朝渙不獲拜伏車下奔走道周但私慶於單危將永歸於埏鑄

免奉使啟　　夏竦

比膺使指往奉歡盟選授至艱道塗差近況多侑幣實濟空拳然念頋戚先人没於行陣春初母氏始棄孤遺義不戴天難下單于之拜哀深陟屺忍聞傑侏之音車府露章槐庭泣血王姬築館接仇之禮既孃曾子回車勝母之游遂輟荷兩宫之大庇戴三事之昌言退安四

壁之貧如獲萬金之賜其官力持名教素獎孤寒屬商利於摘山闕言心於奏記何圖驛置先墜書筠俯哀蹈義之心不辱資忠之訓永惟佩服何但銘藏

答胡秀才啟　歐陽修

竊以考行選賢故人皆修德而自厚論材較藝則下或衒巳而忘廉誠誘養之道殊致進趨之勢異寖久之俗益薄惡而可嗟習見為常遂安恬而不恠伏以秀才學優墳史詞富文章能力行以自强方韞藏而待價豈期

誤舉遂爾遺材惟賢食之不家顧良時之難得譬夫餓者雖恥嗟來因而無言亦將不及既一慙之莫忍遂兩訟以交興逮乎究窮果自明白矧朝廷之選士惟寒俊之是先雖爾初乇理將後得必也涖官學古為政臨民當獄訟而平心視斯為戒利公家而忘已效以必爭苟終身之不回雖一眚之何患如此則圭璧之玷猶或可磨日月之更其將皆仰至於較定能否明辨是非形長者豈度之私貌姸者非鑒之惠但慚淺識惟竭至公漁

者讓泉思古人而莫見私門受謝亦鄙志之不為

謝館職啟　　歐陽修

受命之始榮懼交并伏以國家悉聚天下之書上自文籍之初六經傳記百家之說翰林子墨之文章下至卜醫禁呪神仙黃老浮圖異域之言靡所不有號為書林又擇聰明俊乂之臣以遊其間因其校讐得以考問使知天地事物古今治亂九州四海幽荒隱恠之說無所不通名曰學士一日天子闕左右之人思宏博之彥出

賛明命入承顧問遂登宰輔以釐百工一有取焉多從此出所以平居優游素服其業館以禁署食於大官詩菁莪之育人才易鼎飪之養賢者凡在玆選得非茂歟然而廪重職閑則未免尸禄官無吏責則可容幸人若修者以寒陋之資被文藝之舉自初營職巳與書筵於時上有鴻儒侍從之才下多羣賢論撰之衆而修方被罪譴竄之荆蠻流離五年赦宥三徙山川跋履風波霧毒凡萬四千里而後至于京師其奔走之役憂思之勞

形意俱衰豈暇舊學比其來復書已垂成遂因衆功豈有微效奏御之日凫鴈而前例蒙襃嘉正以職秩雖因時而幸會實有靦於靣顔此葢伏遇某官柱石之功佐佑明主鈞衡之任進退百官方酬衆勞不忍獨棄遂令忝冐出自生成在於顓愚何以論報雖未能著見德業以稱君子教育之仁猶可以作為歌詩稱頌聖朝功化之美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與晏相公啓　　歐陽修

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貢舉修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奬擢出門館不為不舊受恩知不謂不深然而足迹不及於賔階書問不通於執事豈非飄流之質愈遠而彌疎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輙累人故於退藏非止自便今者偶因天幸得請郡符問遺老之所思流風未遠瞻大邦之為殿接壤相交因得自伸懇悃之誠庶幾少贖曠怠之責伏惟相公朝廷元老學者宗師尚屈藩宣每膺圖任伏惟上為邦國

倍保寢興企望旌麾無任激切

回文侍中啟　　歐陽修

竊承顯奉制恩薦膺寵拜伏惟歡慶恭惟太師侍中器深宏逵業茂經綸弛張文武之才出入將相之任而日者來覲冕旒之邃喜聞履舄之聲從容話言固多仁者之利體貌耆哲是惟先帝之臣宜加異數之優以為一面之重雖方勞於憂顧藉有素之威名然而患輕四支不足爬搔於蟣虱坐制萬里理當根本於朝廷即期廊

廟之來歸始慰士夫之素望過蒙謙挹曲示誨言趨賔
阸以無由積感悰而徒切

回諫院傅龍圖攀違書　　歐陽修

修猥以非才久竊重任報効初無於毫髮怨仇巳積於
丘山近蒙睿恩曲徇誠請與之近郡俾養衰年荷聖主
之保全賴公朝之議論俾獲奉身而退方懐去德之思
諫院龍圖舍人深閔孤危特迂誨翰意愛勤甚有踰平
時風義凛然可激薄俗仰止門仭莫遑叙違銘之肌膚

永以佩賜瞻依之懇敷道奚周

潁州通判楊虞部書　　　　歐陽修

修啓茲者赴郡假塗久留賔次過承眷與日接宴言遽此睽違實增感戀但以柅車之始視職方初雖云陋邦粗有人事加以大暑遂成病軀旦夕之間方思布款急遽之至先以惠音且承别來福履清勝修以衰朽得此退藏如夙昔之所聞皆少過於其實惟寂寞之為樂須漸久而益佳餘非悉談更冀多愛

回寶文呂内翰啟　歐陽修

兹者伏承寶文内翰被名禁林陞華内閣仰惟道德名望之老久淹言語侍從之流以望之之忠誠兼孔光之謹密豈止典謨潤色朝廷遂變於斯文固以朝夕論思天下獲受其陰賜雖未正秉鈞之任而姑副側席之求凡在縉紳皆同慶抃況於庸鄙最荷知憐而多病早衰思乞骸而已久因閑成懶顧與世而益踈豈無嚮慕之私殊闕寢興之問敢期惠眷先辱誨言世路多虞方歎

風波之惡歲寒已甚始知松栢之心感慰之深敷陳奚
旣清霜戒候内直方嚴惟兾珍調以符瞻詠

賀吕相公兼樞密啟　　宋祁

伏承光膺朝制兼總天樞伏惟慶慰竊以三公之尊古
無不統五代多故職乃有歸别洛邇臣以本兵柄部分
諸將直出於禁中參決其兵不關於公府承流寖失革
弊在權惟時宗工克對明命某官世基厚德天畀大猷
煕載之勞則歌於六府三事寵任之美則詠於嵩崧高蒸

民協濟聖功丕冠皇極然德有重徽運無常安遼種寒盟羗酋盜塞保障四鄙未使窮追調發千金不無煩費上意尤注時柄難分果屈上公臨判中務擇清明之便日布焜煌之冊書百辟歡聞多方抃愜方且坐料脆敵陰伐詭謀案邊吏之瑣甚精轉閫中之漕相繼漢皇萬里決無不見之明曲逆六奇遂倚先幾之勝奮庸有待訂美無倫其適綰州章方遥謁舍詔文布下私慶叢矜

賀吕待制啟

宋祁

伏承祇膺名節將造昕朝詔目疾騰士倫交抃恭以某官食德雖舊挺世自高使煩而能與聖胥會河朔艱食縣官乏財首膺僉求大經用度游刃於肯綮之地遺秉於滅裂之餘勤勞三年兵以足食殿最百吏察不過絛見效著明清議惟允用虛前席之待趣竚追鋒之還至於邊保盈虛士夫臧否料敵人有以進退繫今日所以安危必為上言以救時弊然後徐副民望安步台揩再世司徒紹鄭人之前美一門宰相匪衛公之獨賢祁素

接游從久棲蔭映側聞稱促陰禱延登慎夏有初舍祥
惟競

定州謝到任上兩府啓　宋祁

仰對明綍俯循華組地由邊重帥以儒榮任不值能顔
無容愧竊念祁短謀腐學病質衰年自宜力於藝文不
應强以軍旅比者承乏真定臨制中權率職半朞無治
言狀方襆被以須去俄假節而益遷進領博陵罙控幽
朔營屯胥集亭鄣蟬聯列屬九州有宜得更於事衰衆

十萬無日不討於師號為劇藩當侍賢牧寧茲鯫儒再忝僉俞伏以其官明恕庶官輔興邦綍廣十取五之路洮百有一之長謂愚可矜雖拙猶用遂俾文吏超攝元戎所賴虜運百年天聲萬里戍餘卧鼓之息城無早闔之虞操箠可制豪桀之驕持簿可期租賦之入倚國為重積日效勤不然巢林一枝素省身而斂分假令入竹萬个甘贖罪於曠官埏治不私悁懞知所

賀參政侍郎啟　　宋祁

伏審光奉制書進知機務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函德之厚剛中而明旅力四方寅亮丕績邦被風教用飫民瞻天賜耆明俾輔王室果洛魁壘之彥入佐調爕之宜追鍚疾驅前席延拜揭日當午物無斜陰推雲崇朝澤有餘潤赫虒行下薦笏歡聞祁方守塞防側聆恩冊振構私喜詰府莫諧

鎮府謝兩府啟　宋祁

常山劇部全趙故封地聯六州身擁三綬任踰于分榮

不償慙伏念祁為術空單禀生尪怯叨華禁署謬籍經
筵惟孤拙以自持無游說而為助年將壯邁疾引衰來
遂丐外除冀逃多悔國有賢翰朝無廢人料自閑州受
以戎閫因過都而俾謁緣重帥而許遷敢留于行已踐
而職此蓋伏蒙某官助邦善育為上亟言齒擢誤加庸
底思報竊以河朔之地天下勁兵分四帥臣皆一都會
然而狃承平之習訓練弗精因流鏜之餘廩帑常乏馬
不充士官靡值才幕府欲仰給之饒度支辭經用之窘

交相為患未知所圖伏冀廟謀深體邊務峙隄於未潰之日投藥於可療之初誓當悉心稍期集事守符云始趨府方賒託庇高明叩衿危戀

賀司空吕相公啟　李淑

伏審顯奉制書進開公府馳郵旁告望履胥歡恭惟某官直德閎材懿文淵識感會明聖奮庸宰衡陟降三階綢繆四近扶翊於帷墻之漸啟發膚謨燮煕於鼎飪之和揉正皇度基於忠直而其用若晦發為經綸而迭使

以煩士鑒有歸王室是賴固已功輝當世名高古人自
兵禔之騷邊屬廟謀之待畫舉圭趣名則民識所從斫
案定疑則師有必克矯前違而不伐制勝策以無遺帝
眷攸先恩章果沛諗於輿誦以合賢期在昔揆路之升
及此歲陽之變若時拜衮未曰疇勲姑以遵漢傑之竒
成遲周時之凱入諏王體以為急非私抃之敢謡掃門
之餘蔭宇知庇限有印章之繫莫遑賔館之趍企戀忻
翹叢集丹悃

知陳州謝上啟　　張方平

太皞之墟肇自上皇之世有嬀之後爰開盛德之封承京師首善之流實勲舊均勞之地祗膺朝命濫領藩麾伏念方平平世為修散財乏之用荐更臺閣之要久司户牖之嚴海烏暫留亦受太牢之饗風簫忽過豈諧雅奏之和頃觧郡章獲歸里社冀安末節遂以窮年攝迹閑曹分從於病廢長民近輔復被於詔除此葢其官秉國治均賛時化育亮采通於百志爕友周於萬微大道甚

夷至誠斯格敢不仰虔存錄自力衰疲更礪鈆刀聊施於一割所憂駑乘難効於長驅

上鄭資政啟　　劉敞

邈遠符先亟遷歲籥睎虹蜺之隆燿渴江漢之清流心如旌揺訊將兩絶伏惟坐鎮南國翕寧純禧恭以某官稟靈山川為世梁棟邁一德以齊俗含至誠而協中往者董正武經毗參公鉉折衝出於樽爼威令被乎夷戎茂功越成優詔均逸雖帝堯四嶽之任下統諸侯而姬

旦九罭之詩感思衮服矧惟注意固亦匪朝敞閤於知人幸玆守土誠陶鈞之遠及趨祭戟而無緣仰冀上為廟朝益綏福祉

知永興軍謝兩府啓　劉敞

雍州上腴見稱前史秦地四塞實雄諸侯至於人物車甲之饒風聲謡俗之盛擇守未易得人為難豈有抱空疎之姿守樸陋之學材不洎衆智非過庸擢從講闈假以威節兼四千石之重連數十城之封自視鈌然曷以

稱此此葢伏遇某官專運鈞之化隆作厦之功至和平分羣力並用不愛美錦曲從庇身之求申錫介圭畧比元侯之舊葢觀國者以處遠為陋事君者以居中為榮揆能茍徼眷寵思過固當勵斷斷之節立優優之風庶幾所長尚有云補下塞譊譊之口上答甄鎔之私

上郭侍郎啟　王安石

伏蒙過采浮議使承乏之官借寵則榮循涯而懼顧留平聽得究下情頑疏之人滯固於事席先子之緒業玷太

常之寺名備位於茲歷年無狀安全者幸㾓去乃宜何言誤知欲觀小試審處私計追惟舊聞不越俎以代庖葢言有守未操刀而使割可必無傷輒敢用是固辭誠願易而佗使依違王事雖名理之未安妄冐人知亦生平之不欲高明在上悃愊㣲中臨咎怔忪果於得請

謝王司封啟　　王安石

伏念安石孤窮之人少失所恃雖勉心竭力求以合於古人而固陋頑蒙動輒乖於時變以此而遊於世未嘗

見怨於人而自趨走下風習聞餘教慰藉之禮稱揚之私忤嚴顔而不加犯上之誅拂盛指而更以首公為是書文報答騎從見臨不以先進畧後生不以上官畀下吏以至其去重煩送將又賙其行使不留滯爰初就道甫爾踰旬乖離雖新感戀殊甚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謝提刑啟　王安石

叨備一官甫更三歳不時罷廢實頼全安遭值使車按

臨州部頗望風而震恐將投劾以去歸敢圖高明見遇優過載銜盛德尤激下情違離尚新企仰殊甚茂惟賢雋善迓福祥固有神明陰來輔相褒陞之寵倚立以須伏惟為上自愼副人所望

上韓太尉先狀　王安石

昔者幸以鄙身託於盛府無薄才以参籌筴之用有跡節以累含容之寛久而再惟滋以自愧伏惟其官憂國愛君之操仁民恤物之方賔禮賢豪包收疵賤並嘗沐

浴於餘澤而且歌舞於下風孰云去離遂自疏斥徒以地殊南北勢隔卑尊小夫竿牘之勤不足自効幕府文書之衆或以為煩方隨傳車得望步履固顧階緣於疇昔因得鑽仰於緒餘敢圖高明先賜勞來貴以下賤不矜其行之疵賢而容愚不誅其禮之曠夫惟昔之有道皆慎所以與人欲示其自養之汚隆必觀其所遇之能否深懸固陋有玷奬成將次郊關即趨墻屏其為感喜豈易談言

知常州上監司啓　王安石

蒙恩寛裕得郡便安諏日造官以身受察竊念安石鄙陋之質拙踈於時聞先子之緒餘慕古人之名節黽勉仕宦聊盡爲貧之謀苟簡歲時亦預在庭之數來佐羣牧甫更二年數求州符就更畿縣顧神明之罷耗當事役之浩穰慙非其宜辭得所欲遂以一身之賤猥分千里之憂荷覆露之生成出儁賢之撫按竊惟幸會良用震驚惟此陋邦近更數守吏卒困將迎之密里閭苦聽

斷之煩自非函容少賜優假緩日月之效使教條之頒則何以上稱督臨下寛凋瘵伏惟某官逢亨嘉之會奮將明之材簡在清衷久於煩使體愛養元元之意樂扶持斷斷之能庶幾始終得出芘賴未期望履尤切馳情願順節宣以需褒寵

賀韓魏公啓

王安石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節靡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

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觀瞻孰不慶羡伏惟其官受天秀
氣為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總
命攬中樞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
以公之用捨一時為國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
人才未用為大恥以國本不建為深憂言衆人之所未
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疚
荒迷慈聖以謙冲退託内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
國無危疑人以静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

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為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敉寧四方崛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為特美安石久叨芘賴實預甄收職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自絶於高閎非敢忘於舊德遡聞新命竊仰遐風

賀致政趙少保啟　　王安石

竊審抗言辭寵得謝歸榮絲西省諫諍之官序東宫師保之位殿廷鳴玉尚仍前日之班里舍揮金甫遂高年之樂伏惟慶慰資政少保懋昭賢業寅亮聖時伯夷之直惟清仲山之明且哲所居之名赫赫豈獨後思爾瞻之節巖巖方當上輔遂從雅志實激貪風未即披承徒深欽仰

賀致政楊侍讀啟　　王安石

伏審得謝中樞戒歸下國孔戣致仕議臣雖願其留踈

廣乞身觀者固榮其去丁時翕艴取道阻長緊盛德之可師宜明神之實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伏惟某官逢辰清明取位通顯義勇不挫忠精無疵登備諫工嘗已告嘉猷于后奉將使節則必下膏澤於民儀儀會朝凜凜侍從功名之美既耀於將來智略之閎猶嗟於不試引年去位循禮得中唯其養恬有以鎮薄安石望塵非數見器則深竊昌上官之大知唯所不欲推揚後進之美意云何敢忘僃位於兹仰高無止

謝高麗國王啟　王安石

伏以纖疆阻闊覯止無階道義流聞瞻言有素使旃及
國摯寶在庭逮以好音申之嘉惠眷存即厚慰感實深
恭惟大王膺保德名踐修猷訓纂榮懷之舊服襲壽豈
之多祥冀順節宣深綏福履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謝知制誥啟　王珪

載右史之筆初冒於清光典四禁之文遽更於近職寵
非材稱幸出意涯竊思居廟堂之尊當家國之盛而能

鼓舞天下之動神明天下之幾非典謨文章號令風采恐未易講寥廓之治追醇醲之風葢在古二帝之遺書而大訓之所基本在天太微之西掖而元命之所淵徵有如起兩都之隆致開元之楙其間詔書之始下政事之所施固多高文大冊之傳嘉謀讜議之益使王言温潤而主澤汪洋當時得人後世載美有赫昌會於皇彌文上有帷幄宗工鉅臣以經綸風化之源下有蘭臺鴻儒碩學以闓劘精祲之際況名命之所出而禁嚴之所

司匪肩異倫實點華序如珪者姿禀沉霧器能枵踈學承之迂闊於古今治亂之適識滯於用藐亡賢知馳騁之奇偶濫偕於計文幾蹤先於辭級往裨劇治趣駕屏星之車還預儁遊誤對高門之地未及承明之饜已攖司會之繁一涉丹墀得識天子之能事更持紫橐媿亡史臣之多聞敢意睠奬之靡遺廼擢瑣凉於非次給北宮之禮才奉試言之榮答淮南之章俄參視草之寵重念去書林之直有先人手澤之存即綸闈之趨仍伯氏

詺文之舊豈容單陋寖竊高華玆葢伏會某官以材猷粹純覽文雅之望以風誼高博主名教之歸啟廸當世之事功樂育四海之豪畯如大庭之旅萬玉不以珷玞而即捐如匠石之區衆材不以楩楠而後巧致繆玆舉以矜無庸敢不佩飭訓辭參祈體論矯其一切之習策所未至之難慎漢制之頌期盡追於三代揚堯言之善使益誦於四方或犬馬未衰冀涓塵有補庶切君恩之報敢忘巳日之私愚心區區未識所錯

謝相府啓　　蘇洵

朝廷之士進而不知休山林之士退而不知反二者交譏於世學者莫獲其中洵幼而讀書固有意於從宦壯而不仕豈為異以矯人上之則有制策誘之於前下之則有進士驅之於後常以措意晚而自慙蓋人未之知而自衒以求用世未之信而有望於効官仰而就之良亦難矣以為欲求於無辱莫若退聽之自然有田一廛足以為養行年五十復將何為不意貧賤之姓名偶自

徹聞於朝野向豕再命以就試固以大異其本心且召試而審觀其才則上之人猶未信其可用未信而有求於上則洵之意以為近於强人遂以再辭亦既獲命以匹夫之賤而必行其私意豈王命之寵而敢望其曲加昨豕詔恩被以休寵退而自顧愧其無勞此葢昭文相公左右元君舒慘百辟德澤所暢威刑所加不賜而煕不寒而慄顧惟無似或謂可收不忍棄之於庶人亦使與列於一命上以慰夫天下賢俊之望下以解其終身

饑寒之憂仰惟此恩孰可為報昔者孟子不願名見而孔子不辭小官夫欲正其所由得之之名是以謹其所以取之之故葢孟子不為矯孔子不為卑茍窮其心則各有說雖自知其不肖常願附其下風區區之心惟所裁擇

賀歐陽樞密啟　　蘇洵

伏審先奉帝詔入持國樞士民讙譁朝野響動恭惟國家所以設樞密之任乃是天下未能忘威武之防雖號

百歲之承平未嘗一日而無事兵不可去職為最難任
文教則損國威專武事則害民政伏自近歲屢更大臣
皆由省府而來以答勲勞之舊一歷二府遂超百官既
無跂足之求僅若息肩之所自聞此命欣賀實深葢因
物議之所歸以慰民心之大望伏惟某官一時之傑舉
代所推經世之文服膺巳久致君之略至老不衰顧惟
平昔起於小官曷嘗須臾忘於當世以為天下之未大
治葢自賢者之在下風自今而言夫復何難願因千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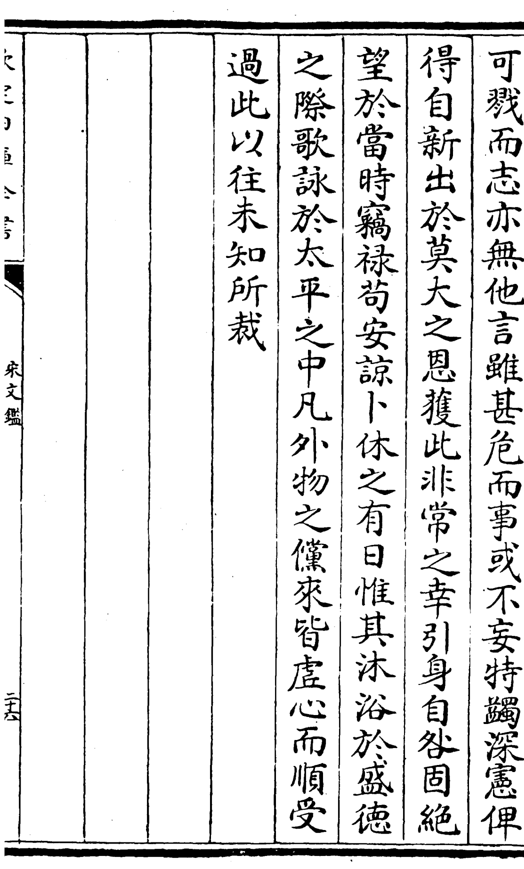
之遇一新四海之瞻洵受恩至深為喜宜倍甞謂未死之際無由知王道之大行不意臨老之年猶及見君子之得位阻以在外闕於至門仰祈高明俯賜亮察

通倅謝兩府啟　　　　姚　鬫

書局備員僅逃於譴謫海濵貳政實頼於奬提脫去塵埃奔走之勞遂獲清閑風土之樂養親有裕處分亦宜伏念鬫學不知方才非適用甞欲慕古人之節故窮達去就之粗明不能當世俗之心故毀譽是非之相半向

緣一第偶竊小官區區於米鹽簿書之間無所增益於舊學錄錄於繩墨法制之下固已喪失其本心適丁先帝之御圖閔悼太常之廢禮謂所職者因緣而無責故其書皆顛錯而不完歲時凡欲按行聽於胥吏之所舉朝廷將大興作詰之有司而莫知以國家文物憲章之盛儀而君后祭祠燕享之大法遠則迹商周之故事近則追漢唐之遺風或革或因有損有益苟至於殘脫而不考將何以依據而奉行求其本末之並存莫若簡編

之俻具俾有定責遂立别資顧惟不才輙亦被選然而案牘繁多而義皆無統紀綱疎略而事莫得詳夫以鄙陋不學之資而當纂述所難之任勉焉或局浩乎無涯磨精畢力者五年補闕收殘者百卷雖未足發揚休美大本朝制作之方亦聊以綴緝緒餘俻來者考求之用然不能秉義以收處保職而自安頃因天變之來妄以芻言之貢擊排所至徒有愛君之善心忌諱不知殆匪謀身之良術幸賴主上寛仁之厚明公保庇之全謂罪雖


可戮而志亦無他言雖甚危而事或不安特蠲深憲俾得自新出於莫大之恩獲此非常之幸引身自咎固絶望於當時竊禄苟安諒卜休之有日惟其沐浴於盛德之際歌詠於太平之中凡外物之儻來皆虚心而順受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一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二　宋　吕祖謙　編

啟

謝倪評事禮書　陳襄

襄聞古者師氏教女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毁教于公宫三月祖廟既毁教于宗室然後能修身行禮循法度奉祭祀以配君子而成室家之道也襄有先人之子惷愚弗能教徒聞古人之大義而未能志其一二

今足下順先典覝襄書禮以賢嗣秀才德成業茂將卜昬事惟以襄貧賤之門是擇實非其宜既辱嘉命襄不敢辭敢不夙夜教戒以勉承宮事

代賈内翰答蔡州錢龍圖啓　　强至

承即便時已開尊府蓋賢者以出處一致因請宣風天子恐侍從久勞遂容均佚寵之士諫之優秩付以中京之輔邦未列慶函首紓榮牘矧本朝之㒞老實延閣之真儒力通聖言俛闕華闕蚤勸經帷之講日瞻法座之光厭

事朝游樂覲藩政然而公卿要明大誼自昔推崇左右
思得正人匪朝升用伏望為國自厚副時所傾

代王給事回陳待制啟　　强至

伏審茂對制恩榮躋法從側聞異數竊抃丹衷於皇聖
辰若攷古道繩紊朝之遐武敞二閣以右文倬彼天漢
之昭回揭為寶宇之目坦然帝制之明白祕厥宸篇之
辭並延儒臣增重禁職居則備法座之清問出則扈德
車之順游唯特傑材乃稱華選伏進某官氣涵渾厚道

際醇深蚤践積星之垣久提太史之筆綴應劉之賔客方司朱邸之裁牋聽禹啟之謳歌遽際洪圖之纉服首擢東藩之舊進陞近侍之聯矧日月之親逢有風雲之盛會弼暮新政惟故事之甚明舒卷元猷抑興情之所跂未修慶問先貺珍函過巽枉辭益銘諌矩永言感擇奚盡鋪論

謝永興軍知府王龍圖啟　　强至

幕府初開謂必收於豪畯辟書絫上終無異於孱庸自

應所知之求莫如玆舉之確旋叨成命增悚懦衷竊以
陜服以西雍都為劇帥壓五路兵雄萬屯從來長人得
自選士雖指麾一定但專委於文書而綏御兩間亦與
聞於論議參是幾事要之傑才若至甚愚無它可采驅
馳州縣唯簿書期會之是知生長江湖何車甲訓齊之
曾試乃冐從軍之選殊乖責實之宜非保任之使然曷
僥慶而及此斯蓋伏遇知府安撫龍圖誼無求備請在
必行存心奬提極力論置始奏已光於疏賤矧至再三

短能絶跂於髙明寧禆萬一第堅素守益攷舊聞侍經遠之談使少知於方略免陋儒之誚期自奮於功名庶幾立身以報知已

代問候程密諫啟　　強至

被命中宸效官南服門墻愈遠慮遺冗外之蹤牋牒不時懼黷高明之聽仰惟坐鎮俯順生經恭以某官亮節在廷懿文表世早紓賢業自結主知陞諫署之華班兼樞庭之祕直中外荐歴明哲惟均父母一州猶鬱於清

議領袖百辟行副於具瞻俛惟下僚嘗備屬吏庶終坱圠之造以就生成之恩

代謝兩制狀　　强至

祗奉明綍就叨寵寄京畿近服邦漕重司併集茂恩驟加庸品切以為國領計須官得人饋輸中都不朘民而厚上澄序庶位不簡賢而附權具足兼長乃名宜職苟容竊位曷弭公言效局無堪瘝官有素江淮易任曾靡寧居金穀主謀怳迷舊習豈謂浩繁之委不遺孤冗之

蹤此蓋伏遇某官言味借優褒華引重振拂汚滯矜憐介愚寖聞當康之聰遽復外臺之命敢不周旋乃事恪慎厥修永矢捐軀仰酬知已

代韓待制到任謝史館相公啟　　强至

易甚難之道任俾總外臺得嘗失之寵榮復聯內閣云初秖事已懼隳官於皇本朝分置諸道惟北土漕權之劇蓋軍須自昔之尤煩繇頻年水沴之餘顧民力至今而未復加用度之百出無利源之一遺宜得衣冠之偉

能老於金穀之要術因才以授於職乃安如其者器無所容技有俱短蚤知忠誼之自勉晚喜功名之可為大河以東全陝之右計符連領固嘗歷董於輸將治狀絕稱曾莫少成於績效既有所試是云不能矧惟朔陲最曰要部豈宜煩使乃屬寡才省其由來何所自得復此假人之寵良繇造物之私此蓋伏遇史館相公首贊萬微更新百度宰論可否朝倫慘舒以後放之足求靡尤人於既往雖匪功而亦用庶勸士於將來遂俾拙跡託

叨甄擢敢不圖講長利澄清屬封弗顧聚歛之能兼捫凋罷之俗因有貳事少酬大鈞

謝除校勘啓　　　　强至

祇荷寵擢不任戰兢竊以國家右文寖昌聚書增廣經始靈蘭之祕發揮河洛之文表章著明淵源深厚然惟道術分裂時師異言下逮九家猶瘉於野彼雖小道亦有可觀故稗官以芻蕘而弗遺詞賦比博奕而蒙幸采獲非一多愛益新名山之藏爲空廣内之策加倍而後

實事求是聚精會神芟夷複重筆削謬繆是以圖書之
府貴比列星之居校讐之官寵甚治民之最自非精力
過絶篤志淵微言古而能驗今聞一足以知十則何以
辯雌蜺之為字信魯魚之失真子雲沈思廑能宿職安
世默識乃為得人伏念至生質晦冥天機黯淺染人偽
而逾久求俗學以復初顛冥失圖荏苒過壯性不傷闕
慨嵇生之怨憎居甚畏言慕夷吾之老吃曩者拔自邉
邑擢處郊庠經汎為通非有專門之效器不周用動詒

方枘之譏先皇帝志在育材詔從試可白衣不召徒愴恨於崔駰賜劒猶存尚孰何於衛綰逮禁林之給筆慙髦士之比肩所貴莫邪干將為其立斷惟是朽株枯木獨賴先容然而地寒者品常後人數奇者功不中率顧惟瓠落甘觸報閻豈意寵恩横加弱植委蛻塵滓濯質清流捫心自驚非萬有一之覬望屈指黙計儻十失五而在茲靜言伏思寔有幸會此盖伏遇某官彌綸帝載斡旋化鈞大受小知未始違於精鑒言揚事舉盖曲盡

於所長底是庸虛冐于甄録謹當思浚明之戓德勤宼啟之淺聞砥節礪行以為修臨淵履氷而申誡桑榆之景尚兾於晚收菅蒯之微無忘於代匱上酬洪造次答厚知

與孫覿文啟　　强至

跼守陋邦坐睎賔館誰謂河廣曾微杭葦之艱畏此簡書居積道蹐之歎恭惟節宣時若啟處用康伏以其官德崇國華智兼人傑幾深開物以戍務倜儻扶義而濟

功內參帷幄之謀外膺方面之寄夫倚伏之效巧歷猶知其必然汚隆之期賢者盖有以無悶是故稱子文之美為其去令尹而弗慍言仲華之賢亦曰褫龍章而無慍矧以全德邁衆達生徇天宜其捐芥蔕而何疑寓逍遥而自得推數循理已符傾否之占求舊記功方盡樂終之義勉祈善毓以副禱詞

賀致政少傅啟　　強至

伏審中詔推恩上臺得謝參青宮太傅之貴保安車賜

几之榮休風穆然輿情仰止恭以其官全德邁種英猷

濟時士林以師保而允懷王室緊股肱而是賴雖大雅

作誦老成重於典刑而高賢所存功名付之天道由是

辭台鼎之機任即侯服而優藩貎體之隆固弗遺於黄

髪止足之計乃獨得於素心遺塵垢於儻來即逍遥於

物外揮金之樂不減於疏公掛車之榮足踰於廣德竹

帛所載今昔同符竊聞英聲側深景行寓高門之地親

長者之謀瞻仰之誠一二奚旣

回登州知郡司封啟　蘇頌

嚮者某官奏南司之課膺中詔之褒進左曹於省聯領奥藩於海裔蓋切循良之選爰咨端諒之能自承擁傳之去東居悵拊塵之坐隔懐鈆自窘未遑緘候之儀占牘不忘首辱惠存之問聆布條之伊始惟善俗之有方政務多閑福基衆厚伏以某官奥學敏識峻節孤風得古人之清通為來者之矩矱郡邑之政沛然謡於民言臺蘭之模凜乎肅於朝著方倚直繩之用遽膺半竹之

行昔者由御史而為省郎唐官謂之清望出諫官而補郡守漢臣因而自陳矧惟碩哲之謨允協前良之美諒玆出守聊為外資詠中和之詩已宣於主澤還顧問之列行奉於帝俞榮據顯華之塗允為孤拙之芘適臨歊暑坐遠清言願遵御於氣冲冀宜符於善禱

謝南省主文與歐陽内翰啟　蘇軾

竊以天下之事難於改為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

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偉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綉采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求深者或至於還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奬復作大者鏤之金石以傳久遠小者轉相模寫號稱古文紛紛肆行莫之或禁蓋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為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伏惟內翰執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

王之遺文天下之所待以覺悟學者恭承王命親執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詔軾也遠方之鄙人家居碌碌無所稱道及來京師久不知名將治行西歸不意執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積無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羣嘲而聚罵者動滿千百亦惟恃有執事之知與衆君子之議論故恬然不以動其心猶幸御試不為有司之所排使得搢笏跪起謝恩于門下聞之古人士無賢愚惟其所遇蓋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

亦終不能有所為軾願長在下風與賓客之末使區區之心長有所發夫豈惟軾之幸亦執事將有取一二焉

謝應中制科啟　　蘇軾

臨軒策士方搜絶異之才隨問獻言誤占乆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内自顧於無堪凛不知其所措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捨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材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

考試而奄之於倉卒所以為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為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為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為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輙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既已得其行已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

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為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考其慱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攷其素一陷清議輙為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盖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逮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為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饑寒

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豪而並
游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才力之微
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踈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
愧得之益慚此蓋伏遇某官以堯舜之道輔吾君以伊
周之業為已任恐一夫不獲自盡以為廟堂之憂思天
下所以太平必用芻蕘之説亟收末學以輔大猷然志
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為致君之資敢以微
軀自今為許國之始

賀楊龍圖啓

蘇軾

伏審新改直職擢司諫垣傳聞邇遐竦動觀聽咸謂國家之鉅福乃用諫諍之真才必能深言以補大化方今朝廷之上號為無諱而太平之美終不能全臺諫之列歲不乏人而衆獘之原猶或未去豈聽之者徒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為名而不為功歷觀古人之效忠皆因當世而用智不務過直期於必行右尹子革因墳典而道祈招之詩左師觸龍譬語饘粥而及長安之質徒盡

拳拳之意不求赫赫之名此仁人及物之休功忠臣愛君之至分伏自頃歲所更幾人席未暖而輙遷踵相躡而繼去然一身之譏固足以免矣而積歲之病當使誰去之恐習慣以為常遂因循而不振雖在僻陋顧常隠憂以為必得朴忠憂國之人而又加以辯智得君之術言苟獲用國其庶幾伏惟諫院龍圖才雄於世而常若不勝節過於人而未嘗自異素練邊事深知兵驕頃持銓衡實識官冗必將舉大體而不論小事務實効而不

為虛名軾最蒙深知愧無少補方傾耳以聽願續書諫苑之篇若有待而言或能著爭臣之論阻以在外無由至門踴躍之懷實倍倫等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蘇軾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太息共高難繼之風凡在庇庥共增慶慰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為身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妻子之計

推奪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況廟堂之舊欲使辭福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是以用捨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

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為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為時自重少慰輿情

賀呂副樞啟　　蘇軾

伏審近膺告命入總樞機中外聳觀朝廷增重伏惟慶

慰竊以古之爲國權在用人德厚者輔其才而名益隆望重者無所為而人自服是以淮南叛國先止謀於長孺汾陽元老尚攺覩於公權樽俎可以折衝藜藿為之不採哀此風流之莫繼久矣寂寥而無聞天亦厭於凡才上復思於舊德恭惟樞密侍郎性資仁義世濟忠嘉豈惟清節以鎮浮固已直言而中病出領數郡若將終身小人謂之失時君子意其復用迨茲顯拜夫豈偶然然而荷三朝兩世之恩當春秋賢者之責推之不去凜

乎其難進伯玉而退子瑕人皆望於門下烹桑羊而斬樊噲公無愧於古人莫若盡行疇昔之言庶幾大慰天下之望軾登門最舊稱慶無緣踊躍之懐實倍倫等

賀文太尉啓　　　　蘇軾

伏審孚號揚庭臨軒遣使出節少府授鉞齋壇夷夏聳觀兵民交慶盖功業盛大則極名器而後稱惟德度宏遠故處富貴而若無蔚為三世之宗臣豈獨一時之盛事恭惟留守太尉道本天合德為人師信及三川之豚

魚威加兩河之草木身任休戚言為重輕始若留侯弱冠而過高祖晩同尚父黄髪而亮武王既奉册書益新民聽方將威懐壮敵係頸長纓約束河洪軌流故道然後入調伊傅之鼎歸躡松喬之游輿論所期斯言可必軾謫官有限趍侍無縁踊躍之心宣寫難盡

登州謝兩府啟　　蘇　軾

迂愚之守没齒不移廢逐之餘歸田已幸豈謂承宣之寄忽為枯朽之榮眷此東州下臨壮徼俗近齊魯之厚

迹皆秦漢之陳賔出日於麗譙山川炳燿傳夕烽於海嶠鼔角清閑顧静樂之難名笑妄庸之濫據此葢伏遇某官股肱元聖師保萬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謂使功不如使過而觀過足以知仁特借齒牙曲成羽翼軾敢不服勤簿領祗畏簡書策蹇磨鈆少答非常之遇息黥補劓漸收無用之材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中書舍人啟　　蘇軾

起於貶所未及期年擢置周行遽參法從省躬無有被

寵若驚竊惟人材進退之間實為風俗隆替之漸必欲致治在於得賢雖一薛居州齊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子晉盜可使奔秦崔琰進而廉儉成風楊綰用而滛侈改度誠國是之先定雖民散而可收拔茅茹者以彚而征附馬棧者必先其直用舍既見好惡自明人知所趍勢有必至今朝廷方講當世之務力追前代之隆雖改定法令足以便事而未足以安民寛弛賦役足以安民而未足以成俗是以登進耆老搜求儁良將使士知向

方民亦有耻如軾者山林下士軒冕棄材少而學文本
聲律雕蟲之技出而從仕有狂狷嬰鱗之愚溝中不願
於青黄爨下無心於宫徵誤蒙收拾已出優恩荐履禁
嚴殊非素望此葢伏遇某官德配前哲望隆本朝名重
圭璋上助廟堂之用言為蓍蔡下同卿士之謀餘論所
加虚名增重知丹心之尚在怜白首之無歸特借寵光
以寛衰病任隆才下恩重報輕直道而行恐非所以安
愚不肖之分充位而已又不足以解卿大夫之憂蚤夜

以思進退惟谷恐懼戰越不知所裁

答試館職人啟　　蘇　軾

伏承射策玉堂方覲筆陣校文天禄遂秀儒林黨友增華縉紳共慶國家求賢之道必於閑暇無事之時賢者報國之功乃在緩急有為之際養之無素則一旦欲用而何由待以非常則臨事欲辭而不可故納之於英俊相從之地觀之以世俗不見之書非獨使之業廣而材成抑將待其資深而望重其官學優而仕行浮於名辭

令從容議論慷慨追還正始文章為之一新傳寫都城紙墨幾於驟貴得士之喜非我敢私軾衰病侵尋文思荒落職在翰苑當發策而莫辭識匪通儒懼品藻之不稱過煩臨貺寵以書詞永為巾笥之珍愧乏瓊瑶之報

謝賈朝奉啟　　蘇軾

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携孥去國蓋二十年側聞松楸已中梁柱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酹以隻雞誰副橋公之約宦游歲晚坐念涕流未報不貲之恩敢懷盡歸之

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雨露既濡空引太行之望豈謂通判其官政先慈孝義篤友朋首隆學校之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自嗟來暮不聞按薙之規尚意神交特致生芻之奠父老感歎桑梓光華深衣練冠莫克垂涕於墓道昔穠今穠尚能鼓舞於民謠仰佩之深力占難盡

賀范端明啟　　蘇軾

恭承明詔追録舊勲名陞祕殿之嚴實遂安車之養仍

推餘澤以及後昆聞命以還有識相慶竊謂死生之事聖賢有不能了父子之際古今以為難言方其犯雷霆於一時豈意收功名於今日惟天知我絶口不言偉事發之相重非人謀之所及恭惟致政端明學士至誠格物隱德在人郊亮四世如畢公壽考百年如衛武獨立不懼舍之則藏惟有青蒲之言尚在金縢之匱白日一照浮雲自開坐使遺民復覩盛事子孫歸沐下萬石之里門君相乞言授三老之几杖更延眉壽永作元龜

上參政侍郎啓

王安國

伏審參政侍郎被書法座賛政台司龜筮獻祥縉紳協望竊以海嶽形勢非聰明獨運之能安廟堂經綸盡聖賢相濟之成効是緊丞弼之重以底神人之和盖内揆百工坐弭瘝官之患而外釐四鄙黙銷猾夏之謀疇咨命世之豪仰稱代天之任幸千齡之胥契聳億姓之具瞻恭惟其人文妙於古今行孚於典策應不測之變而制作若出閑暇議非常之禮而利害莫能動揺凜然名

聲播在夷貊壯門持槖三朝積潤色之功東府秉均多士發稽留之歎側聞孚號畢罄歡心矧憂患之餘生辱品題之舊賜病骨未逢於起廢朽株尚冀於嘘枯引望門闌但馳悃愊

賀諫院舍人啟　沈括

伏審外庭拜命西掖代言英材蒙知清論歸美竊以文章辭令之選茲實法度風教之原惟厚薄邪正之所歸乃治亂盛衰之攸繫纂辭深厚故能通物變之微賛指

坦明遂可格天下之動以至諭恩懇惻隱民疲俗之變心申制簡嚴武夫悍卒之奪氣盖識通於用者則遇變皆合言發於性者則感人易深豈特經綸之大猷玆惟鼓舞之盛事矧欲流風之復古屬當施恵以趨時宜席真賢上副明主恭以諫院舍人純賦學敏深資性原秉來百善之長獨收高世之譽機靈深造於道德志力久形於功名潤色鋪張固歸大手建明將順實稟素心謇諤霜臺恥混衆人之諾諾講摩聖訓力震大聲之巠巠

以樂育則休有成材之風以直筆則刊正後來之法振翼雲漢垂光虹蜺遠近所傳縉紳交頌爍然述作將建一家之言鋭於討論庶追三代之業盛際甫期於登贊庶休行被於康功雅辱眷存竊盛欣躍未遑慶覲先屈眷辭深惟降挹之謙祗益感銘之實

賀蔡密學啟　張載

茲審顯被眷圖擢陞要近寵輝之渙雖儒者至榮付任所期蓋朝廷有待藹傳中外孰不欣愉竊以篤實輝光

日新而不可掩者德之修禍福吉凶人力所不能移者
命之正今天下謀明守固功累治勤浮議不能摇巨力
不能破未有若明公之盛也上知之民信之所不足獨
未施於廟堂之上耳頃慶卒内嚮惶駭全陜府郡晝閉
莫知所為士民失措室家相弔繼聞為渭師所敗潰遁
而東其氣沮摧十亡八九雖非盛舉然應機敏捷使大
患遽銷明識之士知有望焉今戎毒日深而邊兵日弛
後患可悼而國力既殫將臣之重豈特司命王卒惟是

三秦生齒存亡舒慘之本莫不繫之旌斾在秦正猶長城巨防利兵堅甲幸少選未召乃西陲不貲之福載挍迹山荒所有特一家之衆擔石之儲方且仰依兵庇有恃而生誠願明公置懷安危維凡昔自信之心宜升不息以攘患保民為已任盖知浮議强力不足以勝人心奪天命則含識之徒不勝至幸引跂門仭無任歡欣祈俟之極

謝館閣挍勘啟

林希

備員書局已忝下陳假職儒林尤非素望始甚疑而終信外彌懼以中慚撫已何堪靦顔無措恭惟本朝右文之盛列聖嚮儒之勤悉聚前世之書遠侔治古之烈雖禁中所覽别貯於太清而秘閣所藏頗多於三館並選髦畯俾資校讐百年之間顧網羅遺逸之不暇四庫之録猶品類參差之不齊固甞訂正其舛訛又已撰次其條目積有朽潰寢忘本真爰自嘉祐以來始詔儒臣更定就給筆札增置吏員悉發廣内之藏兼訪名山之副

於是有出於閭閻而應募寫於郡國而送官其來不窮所得益廣互抄以補殘缺相校而除複重一新黄卷之風盡銷白簡之蠧凡擇諸儒而共處或容賤士於其間並列承明之廬仰給大官之膳優游職業得專意以討論從容歲年可覩人之能否遂因奏課例進職名方其始時可謂慎選至於希者何足道哉曩在治平之初嘗預集賢之才召蹈朞月遽遘閔凶餘生僅存孤惓甫廹比兹再至功已垂成計其舊勞已實何有矧以平時著

令先進諸公必由大臣之薦論重加禁林之校試尚須
第等然始推恩而希憂患早衰荒唐不學久游吳市莫
獲異書未過蜀人安知奇字由趍走州縣之賤登道家
之蓬山脫鉤校簿書之煩窺上帝之册府併為俛倖徒
速嘲譏退思厥由何以致此茲乃伏遇留守司徒侍郎
台衡舊德社稷元勲鴻鈞運乎至和以無棄物菁莪喜
乎樂育囹有遺材得由下邑之卑擢陪諸生之後良以
寅緣之舊迄茲亨會之成遂俾陋愚獲被嘉寵雖遠施

者不以其報而自知者所以為明昔者西漢藏書之多天禄石渠號稱其最盛當時校文之士劉向揚雄得久於其中況今簡帙甚繁鉛槧未已願少假以時日庶得就其編摩豈惟平生多所未見實亦終老庶幾自娱譬夫就市閲書委身為吏較前賢而已幸冀夙志之可償區區之愚有在於是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中制科啟　　蘇轍

轍以薄材親承大問論議羣起予奪相乘不意聖恩之

曲加猶獲從吏之殊寵伏讀告命重積震惶嘉其愛君之心期以克終之譽辭不獲命媿無以堪輙生於遠方有似愚直幼承父兄之餘訓教以强已而力行雖為朝廷之直臣常欲挺身而許國位卑力薄自許過高言發譏生事勢宜爾追尋策問之微意實皆安危之大端自謂不及則曰志勤道遠開其不諱則曰無悼後害切以制策之及此又念科目之謂何罄其平時之所懷猶懼不足以仰對言多迂濶罪豈容誅伏以國家取人之科

惟是剛柔適中之士太剛則惡其猖狂不審太柔則畏其巽懦不勝將求二者之中屬之以事固非一介之賤所或能當轍之不才過乃由此然而訐切憤悱為知士之所不許因循幽莽又有國之所樂聞使舉世將以從容而自居則天下誰當以奮發而為意此蓋其官羽翼盛時冠冕多士思盡芻蕘之議以明寬厚之風羇危之所恃以為無憂紛紜之所恃以為定論顧惟無似尚辱甄收感恩至深求報無所昔者西漢之盛莫如文景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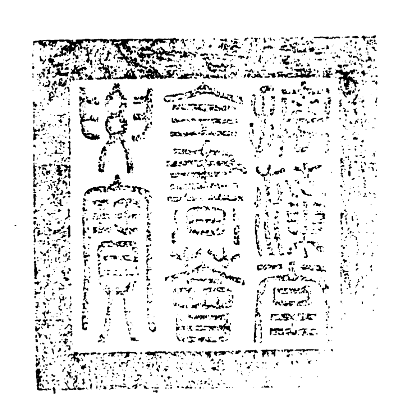
武之賢制策所與世稱晁董公孫之對然而數子者頌詠德美而不及其譏刺故三帝者好愛文字而無聞於寬容豈其時君不可為之深言抑其羣臣亦將有所不恱轍才雖不逮時或見容非懐爵禄之榮竊喜幸會之至

賀河陽文侍郎啟　　蘇轍

伏審力辭樞務得請名邦恩禮便蕃中外慶慰伏惟判府司徒侍郎輔相三世始終一心器業崇深不言而四

方自服道德高妙無為而庶務以成此朝廷所以遲遲於均佚之書而士民所以睠睠於保釐之命顧惟出處之義實繫功名之終留侯志於赤松晉公安於綠野油然自得夫豈不懷矧惟三城密邇全洛政獨止於民社有助於林泉道大難名信後來之莫繼民猶思治恐久安之未遑

宋文鑑卷一百二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戴祖覃